

# 双塔



## 第六届赵树理学术研讨会召开

9月21日、22日,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太原师范学院主办的第六届全国赵树理学术研讨会在太原师范学院致远楼举行。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名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出席,深入探讨赵树理研究的新方向、新论点。

山西“山药蛋”派文学开创者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人民作家,研究其创作经验、创作实绩,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在研讨会上,约30位学者、研究者围绕赵树理研究的历史性回顾、赵树理小说与根据地文化、“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现象”之评价、国际视野下的赵树理研究、乡村振兴与赵树理研究的新趋势,对赵树理重要作品的重新解读等议题,作主题报告,交流新的研究成果。之后,与会者前往太原市杏花岭区南华门15号,瞻仰赵树理旧居,缅怀人民作家,感悟赵树理精神的时代价值。

本次研讨会拓宽了赵树理研究的路径,为赵树理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对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挖掘赵树理时代精神和思想内涵提出要求,充分体现了赵树理研究的新高度。

肖静娴



冀南银行旧址



《英雄年代》书影

# 红色金融 精神永存

——长篇小说《英雄年代》创作后记

张卫平

提起山西长治黎城县,可能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黄崖洞。黄崖洞地势奇特、风景壮丽,特别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崖洞保卫战,更是以其英勇悲壮而蜚声中外。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中的黄崖洞建立兵工厂。人们不知道的是,就在黄崖洞的背后,同样有一条充满英雄传奇的大山沟——它就是黎城北部的宽岭山。宽岭山雄伟险峻,里面沟壑纵横、崎岖难行,这里正是当年八路军总部、129师建立的冀南银行印钞厂所在地。

冀南银行正式成立于1939年10月,至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印钞厂从筹备到最后撤离,前后在黎城活动了十多年时间。从一无所有,到工种齐全,从印刷冀南票到制作中州钞,直到后来人民币的设计、制作、印刷,可以说这里的老一辈金融人是整个人民币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冀南银行印钞厂创建之初,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政府排挤打压,日伪奸奸严密封锁,没有机器,没有纸墨,甚至连一个会制版的师傅也没有——更为紧张的是日寇频繁的“扫荡”,印钞工人们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印制出了冀南票、中州钞、人民币,支撑了根据地建设,支持了八路军持久抗战,支援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至新中国成立。1948年上半年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冀南银行印钞厂整编为华北银行第二印刷局。1948年12月,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后,华北银行第二印刷局变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刷局。至此,在黎城战斗了十多年的冀南银行印钞厂在完成了它的一系列使命后迁出了太行山。

从2017年开始,我多次去过黎城,也多次去当年冀南银行印钞厂的遗址参观访问。群山耸峙,荒草萋萋,当我站在依然保存完好的银行地堡、印钞厂厂房、总部旧址等遗址前时,似乎仍能感受到当年印钞厂热火朝天又艰苦卓绝的战斗氛围。当年印钞厂的工人都是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与敌进行针锋相对的金融斗争,辗转来到了太行山中。冀南银行的首任行长高捷成是福建漳州人。他参加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

行的创建,是我党早期的金融专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随129师来到晋东南地区,领导并创建了冀南银行及冀南银行印钞厂,白手起家,逐步壮大,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1943年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殉国,年仅34岁。1942年,日军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为了保护印钞厂,八路军的一个连队弹尽粮绝后分散突围,许多战士就冻死在了太行山上。80多年后的今天,当当地人找寻到他们的遗骸时,他们的遗骸似乎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战斗姿势。还有印钞、守银、采购、运输等与银行有关的人员,都在那场特殊而又险绝的战争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生命。

银行、印钞厂的建立和发展一样离不开人民的支持。我在采访中无数次地被当年根据地人民那种甘于奉献、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我在当地的一位收藏者手中看到一张发黄的契约书。这张契约书的内容是全村村民“绝不当亡国奴、绝不做汉奸”的誓言状。誓言状上密密麻麻按满了村民们的血手印,透过这张誓言状你能感受到根据地人民在国家危难之际迸发出的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黎城北面有一个叫孔家蛟的地方,地势偏僻,十分隐蔽,村里的棋院是当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司令部的秘密驻扎地。八路军撤退时曾将许多重要文件、账簿等交由棋院的主人保存。这家主人接受任务后一直严守秘密,他们一直等待着当年安排任务的那名八路军战士回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祖孙三代一直等了70多年。或许当年给他们安排任务的这位八路军战士早已牺牲了,但他们遵守自己的诺言,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严守纪律,严守秘密,誓死完成任务的忠诚、担当、牺牲精神却始终如一!

2021年,我在黎城采访到一位当年建立印钞厂的见证者。老先生名叫李石保,时年94岁,他就是黎城北面宽岭山的村民,冀南银行印钞厂就建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目睹了印钞厂的建立和发展,亲身感受到了当年印钞厂经历的风雨飘摇的岁月。他以及他的家人、村民们的命运也在支持、帮助印钞厂的逐

步壮大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人牺牲了,一些人在革命胜利后迁出大山沟。李石保全包括父母亲、几个姐姐以及他自己都参与了那场伟大的斗争,为冀南银行印钞厂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李石保因为要照顾年迈的母亲没有跟随部队离开大山,就像他身后赖以生存的大山一样,沉默寡言,平凡而日常。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那段或热烈或悲壮的岁月,也在太行山的四季变换中平淡成一种遥远的记忆。

采访完李石保老人,我很长时间不能平息内心的波澜。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冀南银行和冀南银行印钞厂建立、发展历史,一部反映人民币艰难诞生历史的长篇小说。但越深入了解越感觉到那段历史浩如烟海,也越来越感觉到那代人特别是那代金融人所体现的英雄气概、英雄气节、英雄精神的弥足珍贵!英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领路人,他们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舍身忘死的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人民币诞生的历史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历史!那些身处一线的战士们是英雄,那些支持银行、帮助银行、服务银行的人民大众一样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人民币诞生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件。长篇小说《英雄年代》(作家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讲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人从创建冀南银行、冀南银行印钞厂,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刷局成立,从印刷、发行冀南票,到设计、印刷中州钞直至人民币诞生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示那代英雄们的英雄气概、英雄情怀、英雄精神。也由此,李石保老人成了我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原型。有了这样一个人的确立,我便打开了一扇窥探历史、叙述历史的窗口,并由此而铺叙成这部长篇小说。

向历史致敬!  
向英雄致敬!

## 求真 向善 尚美

——《希望的大地》的人物塑造和价值导向

阎钰虹

史实有根据、事实有基础,从而唤起观众共有的家国记忆和情感共鸣。

该剧拍摄取景地之一选在山西右玉。飞沙走石,满目苍凉,到处都是黄土荒山、破旧的土坯房,右玉的实景影像铺开月亮湾的场景,讲述全村脱贫致富的故事。现实中的右玉,有着将贫瘠之地改造为塞上绿洲的艰难奋斗历史,迸发出在拼搏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大无畏精神力量,正与这部剧所弘扬的思想主题所契合,不仅呼应着剧中人物建设家乡的情节设定,也为该剧增添了深厚的精神内涵。

这部剧给人留下最深印象之处在于塑造出一个个真实、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冲突和挣扎的人物。剧中无论是以马尘、柳莹、吴蔚然为代表的满腔热血、开拓创新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以董望春为代表的敢于担当、锐意改革的农村干部形象,还是以田庆丰为代表的埋头苦干、勤奋务实的农民形象,都是改革路上的普通人,摒弃了“高大全”的形象,均是小人物,每个角色被赋予丰富的性格和多维度塑造,不仅还原了普通人的情感,还再现了人性的挣扎。

主人公马尘一出场就饱受命运捉弄,作为第一批考上大学的知青,录取通知书被收走,机乘火车被发现,拘禁于收容所。他并未向命运屈服,从“众筹”开办第一家个体餐馆,竞聘国营饭店店长,到出任新星电子厂厂长,再到自主研发液晶电视核心技术,通过勇敢无畏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逐步走向成功之路。马尘的形象并非始终胜利的典型,而是栩栩如生、立体多维的,能够使观众从其经历和遭遇中洞悉生活的真谛,感受到生活的质感和时代的真切。吴蔚然的角色是大多数小人物的真实写照,他善良、顽强、勇敢,又不时流露出自卑、嫉妒和目光短浅的特点。面对改革的巨大变革,他时有碰壁,犯下错误,看到他人成功时,会心生嫉妒,急于求成,因此走过一些取巧的弯路,然而,他同样拥

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决心,在他身上映射出人性的真实、复杂和丰富。

《希望的大地》处处可见人情之美和人性光辉,自始至终呈现角色人性向善的内在心理,触动人心,引发共鸣。吴蔚然对柳莹始终如一的守护和深情,令人动容,他在柳莹遭遇凌辱而失去生活的希望之时,义不容辞选择和结婚,即便知道她心中另有他人。田庆丰面对对父亲用自己的妹妹换来的媳妇凌辱,心里明白就算把凌辱放走,妹妹也回不来,但他还是冒着被父母责骂的风险,让凌辱离开了月亮湾,去追求她自己的梦想。田巧妹虽然对父亲拿她当交换品这事怀恨在心,但嫁到林家后,仍然孝顺林母,不辞辛苦推着林母去县城看病。林母也将哥哥未成婚之事告诉田巧妹,即使万般不舍也愿意放她回家。剧中人物在面临困难和困境时,始终坚持内心的善良与正义,流淌着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温情,这种向善的追求和弘扬,是作品丰富的情感层次和肌理,也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获得心灵洗礼,获得正能量。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总体来看,这部电视剧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索人性的光辉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真善美”的核心主题,使观众深刻感受到人性中的真诚、善良、坚持和美好,充满了对生活的深邃思考和对人性的精妙描绘。同时,该剧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活力,再现了中国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这一历史进程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了亿万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彰显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意志。因此,这部剧不仅是一部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启迪心灵的作品,更是一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鉴往知来的艺术佳作。



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剧照

电视剧《希望的大地》自2019年首播以来便引起广泛关注。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描绘了一群怀揣着热血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青年,在时代政策的感召下,从月亮湾这片贫瘠之地启程,历经磨难挫折,开拓出无限的可能,并带领群众走向富裕之路,收获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时代化为背景帷幕,关注人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真实困境,细腻描绘个体的心理状态与生存斗争,聚焦时代变迁,聚焦青春理想。《希望的大地》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成功地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融合在一起。编剧巧妙构思,在深入挖掘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勾勒出不同人物角色的拼搏与抉择,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和个体在其中的奋斗与拼搏。

该剧通过全景式的方法向观众还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国家高考政策的恢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深圳特区的崛起、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股票市场等真实事件嵌入主人公命运洪流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主人公的境遇和抉择,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情节设计极具真实感,做到了

## 《三里湾》人物绰号意蕴深

郝衡衡

作为具有鲜明民间色彩的词汇,绰号体现着生动有趣而又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意味,它尤其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的农村地区,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表达着劳动人民的爱情。纵观赵树理的创作,绝大多数作品中都存在人物绰号,耳熟能详的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孟祥英翻身》中的“牛差差”等。2019年,《三里湾》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为例,分析赵树理小说中人物绰号发挥的功效及其所蕴含的民俗意味。

凝练地刻画形象。说起马多寿老婆“常有理”、马多寿大儿子马有余“铁算盘”、马多寿大儿媳“惹不起”、袁天成老婆“能不够”等绰号,读者即使还没有阅读全文,也多少能够猜到他们的主要性格。

“常有理”是胡搅蛮缠而嘴上不饶人的主;“铁算盘”极看重自己的利益,轻易不会让步。再如王满喜的外号“一阵风”,读者能联想到他做事风风火火、办事机敏、偶尔鲁莽。赵树理曾这样描述农民的阅读习惯:“农村人们听书的习惯,一开始就想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为了让这样的一群读者接受自己的创作,为了让这样的一群读者一接触到人物便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也为了满足他们“故事进展得快一点,主要的内容厚一点”的阅读习惯,为笔下人物选择一个概括性强的绰号,便成为赵树理不二的选择。这也正是赵树理“哪一种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能被接受,我们就采用哪一种形式”的创作理念的显现。

幽默地表达爱情。作家对某一人物的爱情态度,体现在绰号上。

王宝全绰号“万宝全”,是个充满欣赏和肯定态度的绰号。他是赵树理口中“翻身贫农参加社的,更有两种可爱的人”中的“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对这样肯动脑、勤劳动且一心拥护政策的进步农民,赵树理为其选择了“万宝全”这样一个积极的绰号。对马多寿夫妇、袁天成夫妇这样“思想上都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的农民,赵树理则选择了恰到好处的表达。譬如马多寿“糊涂涂”纵然落后,可也只是“糊涂”而已;马多寿老婆“常有理”,不过是她“总是要从没理中找理儿”的蛮横,但“常有理”纵然蛮横,可也只是爱争个“有理”。如文艺理论家陈荒煤所说:“他对落后的农民也有讽刺,但是同情的,宽大的,希望他们改变的。”

巧妙地结构全文。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赵树理总结了《三里湾》写作中四点借鉴传统写法之处,其中有一处就是“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关于这一点,他解释道:“评书的作者和艺人,常用说到紧要关头停下来想办法来挽留他们的听众……叫作‘扣子’……在《三里湾》中我也试用过一些。”使用“扣子”来结构故事、吸引读者的手法,不仅体现在《三里湾》“刀把上”的一块地、一张分单、范登高问题、灵芝与有翼的关系等处,也体现在人物绰号的灵活使用上。

人物绰号中典型的“扣子”如马多寿的“糊涂涂”、范登高的“翻得高”。在文章开篇,赵树理在介绍马有翼时已经点出其父马多寿的绰号“糊涂涂”,可马多寿为何会有“糊涂涂”这个绰号,却一直等到第八章才借范登高老婆之口道出。这样的布局安排,无疑起到了赵树理所说“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的作用。但马多寿“糊涂涂”绰号在小说中发挥的作用又不止于此。在《三里湾》中,“糊涂涂”这个绰号是较为特殊的:它经历过多次发展,内涵也有多次变化,而随着多寿老汉思想的转变,这个绰号也不再作为他的“第二姓名”而存在。

绰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心理的体现,在《三里湾》中,人物绰号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意蕴,是乡土社会的写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这样总结乡土社会的特点:“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对存在于乡土社会的绰号,“陌生人”是“无法懂的”,但对于土生土长的人们而言,它是“清清楚楚”的。如果读者不知道袁小巨曾经在村里演戏的时候扮演过“小女婿”这个角色,那么对他“小女婿”这个绰号一定不明所以,还以为他在婚姻生活中地位较低。如果不知道袁天成在减租分时将弟弟的一份也留给自己经营,那么读者对其“两大份”这个绰号也一定云里雾里。三里湾的年轻一代范灵芝就对母亲发出了这样的疑惑:“老多寿伯伯,心眼儿那么多,为什么叫‘糊涂涂’呢?”可见,哪怕是这些生在三里湾的年轻人,在没有和三里湾建立起足够的关联、没有“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之前,也是无法熟悉乡土社会的。《三里湾》中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绰号,这应当不是偶然。



《三里湾》插图 吴静波 绘